



2010

年度选本中的
一匹黑马

让您领略当下随笔的顶尖意趣
让您领略当下随笔的自由精神
让您领略当下随笔的思想盛宴

耿立
选编

ZHONGGUO SANWEN NIANDUJIAZUO 2010

中國散文
年度佳作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散文年度佳作. 2010/耿立选编.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221 - 09327 - 1

I. ①中… II. ①耿…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7649 号

中国散文年度佳作 2010

选编者 耿立

责任编辑 康征宇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 1/16

字数 438 千字

印张 28.75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 - 59623775

序言

2010 散文阅读小札

散文需识见，散文也需阅历，散文需诗的清新，散文也要生活的烟火气世俗气。时间是散文的最内在的线，有时沧桑的刻痕对散文尤为可贵，“赋到沧桑句便工”，一下笔，无论故事，无论描摹，都是一种境界高格，有人说思想和语言银币的两面，互为皮毛，生死与共。

—

“华发已生，暮雾已沉，我好像等不到了。”读到余秋雨先生的这话头，内心也有了苍凉模样，他从两位祖父辈开笔，感情还是那样丰沛，但语调却是平实。和余秋雨先前的文字作比，《我等不到了》这书中多了故事，少了抒情，多了细节，少了原先夸饰颇大的概括性叙述，此书是在电脑流行时代的手工活，是余秋雨用笔一笔一画地写出，因此他将此举与当下的流行区隔，称为“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也许这个奇怪的名称能够引发读者的一种想象：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握笔支颐，想想，写写，涂涂，改改，抄抄，再把一页页手稿撕掉，又把一截截稿纸贴上……这种非常原始的‘纯手工写作’，与‘记忆’两字连在一起，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等不到了》叙述了余氏家族的历史，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姨妈、叔叔、“我”以及妻子马兰，众多家族人物的影像在时间的河流里顺流而下，在近一个世纪历史苍茫中，奋斗挣扎沉浮；特别是“文革”中表哥益生和叔叔之死，好像是在回答有些人对余秋雨文革时代的参加写作组的另一种告白。“写下来才发现，真实，比文学还

文学。”

而最触动我的是和书名一样的“我等不到了”那一节。余秋雨去了一趟安灵堂，与天堂的余家逝去的长辈们进行的心灵的对白。我想他与余颐贤先生的对话有着黄金的品质，是可以流布与世，千古不磨——

我说 “最美丽的月色，总是出自荒芜的山谷。” 您说 “最厚重的文物，总是出自无字的旷野。”

我说 “最可笑的假话，总是振振有词。” 您说 “最可耻的诬陷，总是彬彬有礼。”

我说 “最不洁的目光，总在监察道德。” 您说 “最不通的文人，总在咬文嚼字。”

我说 “最勇猛的将士，总是柔声细语。” 您说 “最无聊的书籍，总是艰涩难读。”

我说 “最兴奋的相晤，总是昔日敌手。” 您说 “最愤恨的切割，总是早年好友。”

我说 “最动听的讲述，总是出自小人之口。” 您说 “最纯粹的孤独，总是属于大师之门。”

我说 “最低俗的交情被日夜的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 您说 “最典雅的友谊被矜持的水笔描画着，越描越淡。”

我说 “浑身瘢痕的人，老是企图脱下别人的衣衫。” 您说 “已经枯萎的树，立即就能成为打人的棍棒。”

我说 “没有筋骨的藤，最想遮没自己依赖的高墙。” 您说 “突然爆发的水，最想背叛自己凭借的河床。”

我说 “何惧交手，唯惧对峙之人突然倒地。” 您说 “不怕围猎，只怕举弓之手竟是狼爪。”

我说 “何惧天坍，唯惧最后一刻还在寻根。” 您说 “不怕地裂，只怕临终呼喊仍是谣言。”

我说 “太多的荒诞终于使天地失语。” 您说 “无数的不测早已让山河冷颜。”

我说 “失语的天地尚须留一字曰善。” 您说 “冷颜的山河仍藏得一符曰爱。”

我说 “地球有难余家后人不知大灾何时降临。” 您说 “浮生已过余

姓老夫未悟大道是否存在。”

我说 “万般皆空无喜无悲唯余秋山雨雾依稀。” 您说 “千载如梭无生无灭只剩月夜鸟声凄迷。”

阴阳两界，生者与亡灵，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当下社会各阶层的人生在这样的对答中，如真如幻地展开了，这是心灵的碰撞，但我看作是余秋雨的抒解块垒，是他挣脱现实的桎梏的灵魂出窍，从死看生，向死而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余秋雨等不到了，等不到的是什么？在余秋雨的苍凉的语句下，这个人的心灵书未尝不可看作这民族的心灵史记。

二

北漂是一个新词，但这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而孙郁的《漂流者》，也是讲“北漂”故事的。那是民国年间的北平的旧人旧事，如老照片，那是一群异乡人寻梦人和掘金者，历史上有传说未成名时的白居易初到长安，当时的文坛前辈贺知章看到“白居易”的名字，便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当他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后，连忙改口说“有此好诗，在长安居住就容易了。”每当见到异地人到北京淘金时，还是忍不住想好心提醒一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北漂者是一群梦想者。韦素园、高长虹、石评梅……他们怀揣梦想到京城寻梦，到头却伤痛累累，心头滴血。作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从模仿周二先生开始文字的拘谨，到被逐出师门漂流南京，文字的个性张扬，这里面给人的启示多多。最有个性是行为好像不合时宜的废名，抗战时废名回到了故乡黄梅山林间教书，抗战胜利后返北平途中他去南京老虎桥监狱探望老师周作人，并一直以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的姿态给周作人以照顾，而自己却在暮年的时候被迫离开北京漂泊到东北，文革中寂寞地辞世……孙郁的文字诗意，载有的是时间流逝后的人的想象与温情，那文字里就有了哀惋的美。

新疆边地阿勒泰的李娟的文字是近一二年让人惊异而养眼养心的不多之一，她的文字是没经过污染的，像萧红，干净有趣，人说是天籁。系列散文《羊道》在《文汇报》发表，篇篇都是那么令人欣喜，在《每天一次的激烈相会》中，写到羊群母子相会的场面，那真是惊心动魄，“头盖骨快要被掀开一般”。写小羊羔则是“柔软的小卷毛喜悦地膨胀着”，写它

们的入睡是“沉入平安的睡眠中深深地、浓黏地成长”，小羊的叫声是“水淋淋的小嗓门”……人们说阿勒泰的李娟是萧红，我想这是在喧嚣的时代，人们对纯真的一种恋念罢了，从《山楂树之恋》的追求纯情，我们即可看出目前社会的心态。

三

王小妮 2005 年被海南大学文学院诗学中心聘为教授，王小妮说：“2005 年，我第一次上课什么也没写，一个学期下来，有很多感触。第二年才零零星星地有所记录。四篇《上课记》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体例不同，没经过后期整理，我准备保持它的原生态。写《上课记》不是文学的概念，更多的是记录本身，更直接的来源于我曾经是个学生家长，连孩子穿错了校服都要被学校找过去责问。我深感‘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大约这是我会认真对待每个学生的原本心态。”

人们评价《上课记》系列“以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深挚的人文关切，辨析和铭记命运的低语、人心的呢喃”。尽管她着力用心地将“那些‘90后’的片段人生，在她百感交集的书写中，承载着时代的巨大重量”。

纳博科夫曾经这样写给他的学生“我愿意把我最后一滴眼泪，最后一个白血球都献给你。”他的学生则如是回应他“他是我们的肾上腺素。”

《2009 上课记》，我们选了关于考试作弊的文字，王小妮更多的是思考，更多思考的是，对现实中那么严重而广泛的作弊，最该承担责任的应该谁？显然，这些孩子是这一链条的最弱者和最末端。

王小妮非常感慨如今的应试教学，有一次在下课的路上，她提醒几个走在大路中间的新生：快走人行道，车辆太多，不安全。那些大一新生直愣愣地看着她，反问：哪里是人行道？王小妮疑惑了：这难道不是 5 岁孩子就该掌握的常识吗？通过了严酷的高考却不知道人行道，他们从乡下进了城，诚惶诚恐，往往更焦虑、胆怯、急迫和脆弱。在今天这个社会缺少的不是精英，而是更多的普通的好人，是懂得常识的公民。

四

刘亮程是一个喜欢“游荡”的人，无论白日还是黑夜，那些西北乡村

的犄角旮旯通过他独特而敏感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细腻地记录下了，他的散文《月光里的贼》像是从长篇《凿空》里逸出的，如先前的文字一样，写的还是夜间里的各种声音，人的驴的狗的，他写了贼的夜间生活，但那些月、树，铁啊，木头啊，石子等等，都像有了呼吸似地蹦着跳着来出来了，还是那样的用富有暗示性和启发性的语言，抒写自己对乡村日常生活的独特体验，含蓄、深刻而又充满智慧。刘亮程说：一个能够安置了人的生和死、身体和灵魂的地方，才能称其为故乡。中国人共同的故乡是乡村，乡村既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生存居所。中国的乡村早已经消失了，它存在于诗经、楚辞、唐宋诗词以及中国山水国画，中国人从那里走出自己的乡村伊甸园。乡村早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精神和宗教。

五

人类社会最初的国界是部落，后来是民族，是国家，今天是自由。从人类历史长河看，哪里有专制，哪里就充满黑暗；哪里有独裁，哪里就盛行暴虐；而哪里有自由，哪里的人们就富裕安康，哪里有自由，哪里的人们就幸福和谐。

自由之下皆同胞，自由的天地皆祖国。封闭、排外、狭隘、浅薄、道德败坏的专制独裁，才是人类真正的共同的敌人与敌国。

熊培云的《国界与自由》是一篇演讲，这文字对一些所谓的爱国者有醒脑的功效，熊培云有篇同名的文章，他写到：在过去，为了自由人们筑起了国界，同样为了自由又想方设法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而现在，随着欧盟的建设和对国家意义的再认识，欧洲国家渐渐褪去了它画地为牢或各自为阵的本性。他在一个叫埃和芒斯村的东边的那条窄窄的界河，看到现在没有了卫兵，只剩下潺潺流水。只需轻身一跃，人们便可以从一个国家跳到另一个国家。

那一刻，熊培云想：国界这人造之物，既为人类的自由而生，也将为人类的自由而死。

六

在散文写作中，董桥以过来人说：不论中文不论英文，文词清淡可读

最是关键。然后是说故事的本领。他年轻的时候认定文章须学、须识、须情。到了岁数大了，渐渐看出“故事”才是文章的命脉。有了学问有了见识有了真情，没有说故事的本领文章活不下去。

2010年是抗战胜利65周年，这是我们民族的一场惨胜。血泪成河，尸骨如山，寸土寸血，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播发《停战诏书》，公布无条件投降。原子弹轰炸以及苏军对满洲的出兵终于迫使日本投降。晚6时许，日本投降的消息经重庆电台传出，这一夜，茶馆供给免费茶，酒馆供给免费酒。卖西瓜的把像太阳旗般的半截红瓢瓜，操刀狠狠地切成一片片，免费招待路人，散文《不忍逼视的细节》写了一个震撼人心的细节：八百名被日军围困在绝壁之上的“陕西冷娃”，跪天跪地跪爹娘，然后高吼秦腔，扑向滚滚黄河。那都是十六到十八岁的新兵，是些娃娃，吃锅盔喝冷水的娃娃。

七

每个故乡都在沦陷，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

读到王开岭《每一个故乡都在消逝》，我的心揪紧，我的故乡在哪里？现在许多人们成了一个没有故土可回，没有老家可思的身和心的孤独的浪子。他们也许还活在老家，但老家的水井没有了，土墙没有了，知了没有了，地平线没有了。有的是一个一个水泥钢筋组成的方块，是狭之笼里的心，这样的心无法安顿，那原来的地不是故地！那个方块并非家！！故地消失了，故地死了！死在脚手架下！人们只能手捧白菊花在老照片、在回忆里凭吊——故乡！

“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

这里的毁容的“故乡”，已经不单纯是物质的、具体的、特指的童年生长地，它同时还是毁掉着一种生活方式：故乡的沦陷，已经不仅仅是农村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沦陷了，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伦理道义、生存价值的沦陷了。假如我们听任这样的沦陷继续下去，那么，最后的农村包围城市，又是什么样子，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谁知道沦陷的故乡发酵出什么？

八

夏榆的《我知道黑夜的悲伤》一如他早先的文字，还是悲悯入骨悲悯如故；林渊液的《黑白间》感悟艺术与人生，知黑守白，返璞归真。耿翔的《土地的黄昏》写农人、草木和牲口的眼神步态、声光音响，如在目前，但绝非现代牧歌；范晓波的《初伏》写了少年对性事的懵懂，真实的让人心跳 《落红萧萧为哪般》是迟子建追问女性命运的珠玑文字。为哪般？为哪般？萧红满腹遗憾地陨落了，让每一个关注她的人心痛不已；为哪般？她让男子爱慕不已，可却偏偏遇人不淑，她弱小的身心怎能承受得起？汤素兰的《驴家族》是一篇童话，是一篇用荒诞的情节来表达悲壮的善良与沉重的亲情与爱的童话。

九

散文，是一种审美的文体，更是一种实用的文体，她记录着百姓的喜怒哀乐，可以世俗，也可以精神。她的质地是离世俗近，她的内心却和精神为友。散文写作一直是怎样面对现实，怎样面对心灵的写作。写什么？如何写？“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我说这应该移到我们的散文写作，这个丰饶的转型的时代，散文应该怎样作为，才配得上这个时代？

耿立

2010 年 12 月

目录

CONTENTS

001	序言	
001	漂流者	孙郁
015	小神话	大解
025	同是蓝天插翅者	宁明
033	赶着马车去他乡	李新立
038	审判童年：保姆和幼儿园	蒋方舟
050	我知道黑夜的悲伤	夏榆
068	如铁的父亲	饶洁
076	土地的黄昏	耿翔
083	我的树	路也
089	黄美丽	桑格格
094	初伏	范晓波
099	乡间秘方	马召平
103	老屋	屈艺兵
105	家庭的忧伤	李晓君
110	基弗：博物志	林贤治
123	不忍逼视的细节	耿立
134	虎头山上的灵魂	乔忠延
142	黄土炒棋子（外二篇）	张石山

149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柴静
160	春天是立住身子的	刘云
164	落红萧萧为哪般	迟子建
168	桥的翅膀——在巴黎首届中法文学论坛的演讲	铁凝
173	斜神龛里的项羽	王春鸣
181	王小妮：2009 上课记	非常道
185	相亲·回门	高宝军
190	榆树的回忆	第广龙
198	站在树上看村庄	田鑫
204	枯草上的盐	周伟
214	磨坊目击记	张承志
219	骆驼之死	王族
223	乡村俗语	李汀
228	黄的蓝的黑的	陈启文
241	国界与自由	熊培云
253	每个故乡都在消逝	王开岭
259	黑白间	林渊液
270	最不可原谅的是无知	杨献平
278	中国册页	黑陶
282	乡村婆媳	吴佳骏
290	美国弟弟中国玉	商泽军
293	再见，原配的世界	王开岭
304	匿名者	塞壬
312	一块土地	贾平凹
319	我等不到了	余秋雨
323	想起老舍	董桥
326	乡村散板	许俊文
336	羊道：苏乎拉传奇	李娟
343	月光里的贼	刘亮程
362	后视镜中的风景	王爱华
366	故乡那片芦苇	韩传栋

369	花火绣 (节选)		鲍尔吉·原野
375	驴家族		汤素兰
381	母亲的红腰带		李志国李志联
383	钝词民间 (节选)		宋长征
388	在亢奋中成长		阮梅
395	半岛手记		盛文强
399	民间镜像		李家淳
406	风住尘香花已尽		野夫
411	春归何处		冯伟林
425	献给张爱玲的一束郁金香		聂茂

漂流者 ▸ 孙郁

1

北京是有点胡气的地方，写好它并不容易。明代以来，谈北京的著作一直很多，有的已成经典。我历数那些有趣的文字，觉得写得最好的有两类人：一是客居那里的士大夫，二是有过异乡经验的北京人。刘侗、龚自珍、陈师曾都是外地人，他们对北京的描述，传神里透着哲思。老舍是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写下了《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叶广芩移居西安后，京味作品才越发醇厚起来。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记得是邓云乡在一本书里写北京的风俗，好像一幅幅画，真的美丽。邓先生常年生活在上海，并不久居京城。于是便得到结论：北京的形象是由那些诸多非北京的因素构成的。

非北京的因素是什么呢？大概是漂流于此或移居此的人的眼光吧。我与邓云乡先生只见过一面，知道他一直出出进进于帝京，感慨自然不同于别人。那是在湖广会馆的一个堂会上，友人祝贺季羨林米寿，许多人聚在一起。那一天上演的是《空城计》，颇为好看。邓云乡特地从上海赶来，并写了旧体诗一首。大家都说这诗好，我便把它拿到晚报刊出来。对邓先生的学问我知之甚少，但他对北京历史与风俗的表述，都很有意思。他人在上海，却对旧京充满感情。久居北京的老人对此不太服气，觉得他对古城的理解有点皮毛。可是就文化沿革的记载而言，邓先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北京的人文地理，在他那里是有点色彩和味道的。

邓云乡在北京求过学，对帝都的特色比一般人敏感。倒是久居城里的

人，对此不太在意了。他的许多文章，代表了曾在京城居住者的心思，说起来真可以写一部大书。也由于他，我常常注意那些外乡人初入北京的文字，这或许与我是个异客有关。北京这个地方，因为外乡人的涌现才有了它特别的格局。异客笔下的北京总有一点不同的调子的。

多年前看到孙犁的一篇文章，写初到北京时的感受，被电了一般地触动了神经，发现他刚来此地时的心情，仿佛自己也有过。身处异地，举目无亲，要坚持自己的梦里的路，是大不易的。那是三十年代，北京已改叫北平，年轻的孙犁怀着抱负来此，大约也是寻异路的。可是环境毕竟太坏，自己并不适应，便悄然溜回故土，做别一选择了。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从内蒙古流浪到古都，他生前和我谈到那时苦楚的样子，对己身多是嘲笑，而遗憾的感叹也是有的。类似的情况在民国不知道有多少，那个时代一些人走向革命，不是没有原因。在没有出路的地方，地火要烧出来的。有一年读到梁斌的回忆文章，发现了类似的经历。他在那时候也是到旧京寻梦的人。似乎也遇到问题，碰壁是必然的。梁斌在文章里写道：

一九三二年，母校解散，失学失业了。一九三三年，正是我二十岁那年，流浪到北京，住在二姐家中，还是想入学读书。有人介绍了一个私立中学，我搬去住了几天，那简直不像个中学；教员少，学生也少，是才成立的。有人建议，叫我上郁文大学，混个文凭。考了一下，还真考上了。可是郁文大学是当时有名的野鸡大学，共青团员上野鸡大学，觉得很光彩，混个文凭又有什么用？我没有那么多钱，也上不起。想来想去，还是走我自己的路，到北京图书馆自学，专攻文学。

梁斌的选择在那时候有代表性。失业是大痛苦，现在的青年人也多少感受到这些。所以要留在城里，必须要有靠山，或投亲，或靠友。一无所有者，只能回到故里。勉强留下来的，都挣扎着。偶有幸运者，也是遍体伤痛。现代文学这样的描写，实在是不胜枚举。

那些在北京客居的人，很少去写礼赞北京的文章，虽然喜欢千年的老屋和古树，却也对其莫测的世界有无名的感慨。即便是名校的学生，在幸运里也含着失落的记忆。他们毕业后，一般能在一个地方找到工作，教书或做职员、记者之类，都是一种选择。但对旧京的一切，似乎也难以进入，隔膜的地方也是有的。汪曾祺在四十年代来到北平时，颇不习惯。他

在午门工作的几个月里，心情是寂寞的，对这个深不可测的宫殿一隅，竟生出悲凉的感觉。待到解放军南下的热潮卷来，也就随军而去，不再与古董们为伍了。

离开北平的愤怒的青年后来写到自己的经历，对胡同里的人生都有着怪怪的感受。高长虹就厌恶京城里的老气与市侩气，他在其间得到的多是失败的记忆。而丁玲则是另一种眼光，好像对上海的感觉更好一些。三十年代青年，毕业后厌恶为官，以为是没有出息的选择。冯至先生谈那时候的择业理念，是宁可到东北偏僻的地方当老师，也决不苟且在官僚社会里。他从北大毕业后就去了黑龙江教书，自以为是快乐的。那时候的冯至在里尔克的诗情里，绝不眷恋京都的好处，仿佛精神高于一切，虽然自己不掩饰对红楼的怀念。我看他与废名、杨晦的通信与交流，感到了他们的忧郁里的诚恳。那些友人也正在流浪般的寻觅里，快乐地写着自己的诗文。

在诸多青年的诗文里，漂流的感觉是苦而乐的。无论是从外省到帝京，还是从帝京到外乡，中国的读书人在流动着。以台静农为例，忽而厦门，忽而北平，忽而四川，忽而台北。居无定所，精神一直游荡着。我读着他晚年在台北写下的那篇《辽东行》，看到他对唐代远征辽东的士兵的描述，心想，或许是其个人经验所致，其间未尝没有内心的投影。在路上的人，是深味无所归心的烦恼。而那时候的人，是没有家的定所者多。即便是生于斯老于斯的新文人，大多也以欣然的眼光去看那些四海为家的人。而出走，在那时候真的有时髦的一面。

与这个古老的地方隔膜的人，倒是为其留下新的痕迹，成了日后京都的美妙的瞬间记忆。陶醉在古城历史的那些墨客，则因士大夫的自恋，有点遗民的味道，遂不被现代青年关注了。没有被记载的北京，可能更贴近真实，无语的民众更知道世间的凉热。可惜那些气息都流散到时光的空洞里，不易被察觉到。只是漂泊在此的青年，看到了士大夫们不一样的所在。他们的感受似乎穿透了夜里的世界，溅出了丝丝血色，这把沉郁的古都，变得有温度了。

始了的。

一部分是求学来的，一部分乃经商或谋职于机关者。还有些毕业即失业的艺术求索者。帝京老气横秋，而旧宅与街市也不乏时髦的院所。废园之外，欧风偶可感到，西交民巷与教会大学，还是吸引了诸多学子的。

张中行写老北大的生活时，谈到寄宿于此的各类青年，都很特别。他同班的就多是外地人。毕业失业了，也挤在校外的民房里，留下诸多故事。有做学术梦的，有的是行吟的诗人，印象是潦倒者居多。他自己就因为没工作，从外地回到古城，在同学的宿舍借住，和朋友们都在惶惑里等着明天。这种没有工作的苦，他晚年叙述起来依然是怅然难去的。

年轻的时候读到韦素园译过的诗，寒气习习，有点恐怖的味道。那样寂寞惨烈的文字，像似从安德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流出来的。他也算是漂在北京的文人，在挣扎里给昏暗的旧京带来诸多可以感念的思想。可怜死得太早，惜乎不得展示才华，流星般地沉落了。关于他的身世我一直好奇。这个短命的青年有着一一般人少有的迷人的气质。韦素园是安徽人，1921年曾去俄国，不久回到北京。他在北京开始了俄国文学的翻译。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与弟弟韦丛芜一起在北京求学。他们的生活，主要由其兄资助。1924年，长兄突然逝世，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按哥哥的遗嘱，希望兄弟两人结束在北京的漂流，回到老家过日子。然而韦素园、韦丛芜坚持在北京苦读，以微薄的资金，维持着他们的生活。

在最清贫的时候，他们结识了鲁迅。而且很快组织了文学社团——未名社。那时候他们沉浸在翻译的快感里，许多有分量的作品得以出版发行。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韦丛芜在这个平台上做了许多趣事。在北京荒凉的地方，那些文字像一豆烛光，在无边的黑暗里闪烁着。

不善言语的韦素园，在译介上用力很勤。他自己写的文字不多，但所译果戈理、契诃夫、柯罗连科、梭罗古勃、屠格涅夫、安德列夫等作品，都很传神。那些作品的特点都有些苦楚，气息是冰冷的，而背后却有一丝丝热流涌动着。他那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连自己的气息都有类似的味道。以致鲁迅对他都有些喜欢，觉得是未名社里最真的人。

译介的出版给他们带来了一点收入，彼此也可以在京城站住脚了。但不久就是不幸的事情出来，韦素园患重度肺结核住院，几乎无法工作。我读到他在西山养病时给李霁野的信件，内容十分的沉重。比如劝大家节

俭，注意身体。也担心这些漂在城里的青年因经济问题而无法生存。他在西山养病时的文字极为肃杀，有着俄国诗人的灰暗与忧伤。我看了他和友人那时候的文字，快活的不多，差不多都染上了类似的伤感。为什么如此，或许与经历有关？总之，他们的清冷的文章是有末世的哀凉的。

未名社聚集着一些有信仰的人。他们漂在北京，各有不同的原因。李霁野是文学青年，韦素园有着翻译家的梦，台静农大概要成为作家吧。唯有李何林不同，是因为参加暴动失败而流浪到这里，有政治避难的一面。他们知道北京不是自己的家，可是它的开阔和混杂，能够接受异样的东西，人不分南北，心不管东西，都可以存在。

但韦素园并不乐观。当李霁野慢慢和周作人靠拢，台静农的士大夫气出现的时候，韦素园却依然在梭罗古勃的世界里。在致李霁野的信里，内心是极为苦楚的：

我的病不是我个人的亏损，却是新生活的小团体的全部的损害，没有鲁迅先生和你们的努力，团体固然破灭，即我个人二十余年的生命，大概也要作一个短短的终结。现在还好，我们都还依然存在着，不过刊物改了一个名。但改名之后，据说要减少八面，每面再多加两行，实际是和以前数字差不多，不过薄些。但是我想，总算薄了，像人家那样开本加厚，大吹大擂，我们这真够冷静得多了。有什么办法呢，丛芜也在病着。

我自得病以来，你们是知道的，精神改变得多了。我卧病在法国医院的时候，每日话不准说，身不准动，两眼只是闭着，医生叫我静静地睡养，但我脑子却停止不了作用。那第一个突然印在我脑子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脸；但这只是苦脸，并不颓丧，而且还满露着坚毅慈爱的神情，我直到此刻尚未忘却。我那时曾托霁野转请俄女士里丁尼古拉耶夫娜为我雕塑一个陀氏的铜像，她居然应允了，我真衷心铭谢。

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所要向你们说的，乃是我觉得将来你们还存在的人，生活一定是日趋于苦。现在社会紊乱到这样，目前整理是很无希望的了，未来必经过大破坏，再谋恢复。但在此过程中，痛苦和牺牲是难免的，为着这，我觉得你们将来生活也多半不幸。在此无望中，老友们，我希望你们努力，同时也希望你们结成更高深的友谊，以取得生活的温暖。”

我最初读韦素园的信，恰是他当年那个年龄。好像说出了自己的某些